

高陵縣續志目錄

卷之一

地理志

建置志

卷之二

祠廟志

戶租志

卷之三

禮儀抄畧

卷之四

官師傳

卷之五

人物傳上

人物傳中

人物傳下

卷之六

科貢開傳

卷之七

邸宅陵墓

卷之八

縱錄

附

從

生

採訪

高陵縣續志修纂姓氏

重修

欽加同知銜知高陵縣事福建歸化程繼雍

編纂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邑人白遇道

與修

高陵縣教諭康賁 州雷動之

高陵縣訓導康賁 延安古延齡

參訂

欽加五品銜內閣中書邑優賁王瀚

舉人楊作霖

總校

賁加六品銜候選縣丞劉麟

布政司理問銜甘肅補用知縣前署平羅縣縣丞劉瑞玉

布政司理問銜甘肅陞用知縣前署鎮原縣典史吳士廉

候選訓導歲貢生馬培德

歲貢生王懋績

候選縣丞王裕柱

例貢生紀謙

候選訓導歲貢生王健

生員胡國植

採訪

從

品陳泰

附 貢 九 生曹延齡

歲 貢 生賈致順

廩 膳 生孫 荃

廩 膳 生李定甲

生 員李錦堂

生 員胡鎮淮

生 員李炳堰

生 員雷啟秀

生 員劉 均

生 員白濟道

校刊 陵劉懋蔭

署 高 陵 縣 典 史 巴

督刊 陵劉懋蔭

高 陵 縣 城 守 營 宜 君梁朝海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知縣程維雍重修

邑人白遇道編纂

地理志 渠堰附

班史之例言地必先言天蓋本周官保章氏星土辨九州之意按唐天文志曰東井居兩河之陰當地絡之西北華陰以西北地是東漢郡國志曰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高陵彈丸區則分星自統於府而通典以鶉鷩參得漢之高陵以東地則地實入鶉參然天象渺遠難致不具論若夫古王度地居民首重疆域則建革之故流峙之要溝洫之利古蹟之遺安可以不詳也述地理志第一

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高陵在虞夏為雍州之域禹貢涇渭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洎其浸渭洛今涇渭合流實在縣境郡縣釋名高陵秦縣名爾雅大阜曰陵郭子章云縣南有奉政原高四五丈高陵之名所由助也元和志高陵為秦舊縣孝公置路史高陵邑秦昭王弟高陵君封西漢屬左馮翊漢書地理志太初元年改左內史為左馮翊縣二十四高陵為馮翊治次一漢書景帝本紀五年作陽陵邑地理志故弋陽景帝陽陵次二十三更名莽曰渭陽景帝記陽陵故城在咸陽東北四十一里禹貢錐指高陵西南三十里有陽陵故城其說雖互異而陽陵自屬析縣地而增置謂即改高陵為陽陵者非也莽改陽陵為千春水經注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東漢縣為左馮翊治屬京兆玉海建武十五年改屬京兆關中記光武東都後馮翊出治高陵禹貢錐指今縣西南二里即馮翊故城魏更曰高陸晉仍之俱屬京兆郡通典魏黃初元年改為高陸縣其治在縣西南一里通鑑注晉改曰高陸屬京兆北魏仍之地形志晉屬京兆魏明改屬馮翊按魏高陸治在今縣西南一里後魏移居今所西

魏北周仍之續通典周明帝省萬年縣入高陸隋復為高陸唐書地理志後魏曰高陸大業初改焉元和志大業二年復為高陸唐仍之舊唐志高陸隋縣天授二年隸鴻州大足元年遷雍州武德初析置鹿苑縣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析置鹿苑縣貞觀元年省按縣西南有鹿臺城地有果園宋仍為高陸屬永興軍金仍之屬京兆府元屬奉元路明屬西安府明一統志高陸在府城東北八十里賈志元屬奉元路明隸西安府

國朝因之歷代沿革此其大凡也疆域則東西三十里而遙南北三十里而近一統志縣治在府東北七十里劉志東至臨潼縣界十五里西至康橋堡涇陽縣界二十里南至蘇馬堡咸陽縣界二十里北至仁村三原縣界十里東南至嘴頭臨潼縣界二十里西南至咸陽縣界三十五里東北至齊家堡三原縣界七里西北至桑園村三原縣界十五里府志東南至臨潼縣治五十里西南至咸陽縣治七十里西至涇陽縣治五十里東北至富平縣治五十里西至南臨渭水北枕平原清谷跨其左洪波北至三原縣治三十五里

襟其右縣雖最爾亦神皋之奧區哉然縣經唐會昌中及前明屢析之後壤地益隘賦重差煩供億日費地則入望平衍土性高燥全仰天澤所謂黃壤陸海者今大異於古所云矣地瘠則富庶為難壤小則綏輯較易父母斯土者可以知所從事而生長於斯者亦顧可自圖哉

奉政原一統志在縣南十一里長安志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三里一名降鹿苑原長安志在縣西南三十里東西長十五里南北闊一里黃圖安陵有果園名鹿苑賈志一名鹿臺按陽陵故城在縣西南亦名奉政原賈志記原上有鹿臺將軍祠歲旱百姓祈禱輒應號為鹿臺將軍畢原寰宇記關中記高陵北有畢原秦謂之池陽原漢名長平坂又名石安原按今地屬三原

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源劉志東逕隴州寶雞岐山武功與平郿縣又東逕長安咸陽二縣北水經注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之又東逕郿縣今屬咸陽長安志來自咸陽又流入櫟陽界涇野志在縣南十里每過泛漲瀾漫十餘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蓋奉政原為之障也然自乾嘉而後河日北徙沿岸田廬坍塌不少咸同數十年間北岸田入河者無慮數千百畝近猶激蕩不已計惟予水以地疏決南岸沙淤導入故道北岸之民庶有多乎

涇水郭璞注出安定朝那縣西斧頭山東南逕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朝那今屬平涼新平今屬邠州劉志涇水出平涼縣西南斧頭山東南流逕華亭涇州又東逕長武邠州北又東南逕醴泉又東南入涇陽界又東至永樂鎮入高陵界又東逕昆沙鎮南鹿苑原北又東南逕高陵縣南二十里至上馬渡合於渭縣冊自入境東行十里至船張村入渭

清水縣川在縣東自三原縣流入縣境又東南入臨潼界水經注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又南絕白渠又屈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入高陵故城北又東南絕白渠枝瀆而東南入萬年縣按清水一清峪水在三原北門外據水經注及縣冊謂東南入高陵界逕故城則距縣二里而舊志不載意者自清平鄉見析之後黃白城始隸三原抑或消涓其流入縣已微有無不定與皆不可考今並河道湮墊縣人無知之者渭渡三新開渡在縣西南十里渭橋西二里孫張渡在縣西南三十里渭橋渡在縣南十五里府志新開孫張二渡並新置渡船二隻水夫各十二名渭橋渡置渡船二隻水夫八名渭橋渡為東北諸縣通長安之要津故衝煩較甚涇野志橋北通蒲城富平諸縣故二縣皆有一舟協濟近則傍河居人獨任之高岸摧圯時時敗舟而胥徒往

來又倚肆凌虐欲解脫而無術或枵瘠以從事亦窮民之無告者乎
涇渡二黃家渡在縣西南十里上馬渡在縣西南二十里涇入渭處
府志黃家渡新置渡船二隻水夫八名

橋梁五東渭橋即渭橋漢高帝造以通棧陽之道
史記景帝紀注景帝五年作陽陵渭橋索隱在長安東北通高陵路
沈亞之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渭東赴河輸流透迤於帝垣之後倚
垣而跨者三名分中東西在縣境者為東渭橋初學記東渭橋以木
為柱後橋廢用舟故以渡名郭橋在縣東十里昌連渠經其下今屬
臨潼阿石橋在接蜀門南一里張橋在距河門東八里皆高望渠所
經高橋在通遠門北三里中南渠所經今併廢

渠堰高陵五渠肇於李唐唐書地理志寶曆元年縣令劉仁師請更
水道渠成名曰劉公渠新堰成名曰彭城堰劉彭城人宋敏求長安志白
柴自涇陽二限下中限為一渠流至縣界彭城堰下分為四渠並溉
民田自彭城關北分水者曰

中白渠在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白渠枝渠逕高陵故城北宋敏求
長安志中白渠東西長三十五里縣冊自彭城關北限分水東流至
西王村入三原官村至高家堡支分為洪河渠入臨潼其正流復由
官村入縣境常家村又東亦入臨潼界舊從北岸支分有甯玉渠今廢
渠南岸為小王斗生王西斗廣利斗西灣斗高渠斗河村斗馬家斗
武家斗石張斗張月斗北岸有雷家斗韓家斗灣裏斗張流斗東灣
斗馬家斗袁盛斗陳誼斗董家斗程家斗孟家斗灌田一千五百四
十畝長安圖說中白渠斗二十三按今祇二十二斗○按斗門始於
唐宋曰斗門元曰斗吏又謂之斗
門子一斗有一長○樊志中白渠東彭城關南曰
三十里應受水地一十五頃二十畝

中南渠在縣西北三十里宋敏求長安志中南渠東西長三十五里

縣冊自彭城關南限分水東南流至磨子橋○磨子橋至關口五里
水南岸有劉金斗杜家斗墨毛斗張家斗張益斗通遠斗北岸有洛
南斗廟王斗文王斗張以斗王益斗管公斗廣濟斗富眾斗灌田一
千五十畝又東入臨潼界長安圖說中南渠斗門十五○按今祇十
四斗○樊志
中南渠在中白渠南七里自磨子橋經下村東經高橋又
東過孝義坊入清河袤五十有五里受水地一十頃五十畝中南渠
自磨子橋又分二渠東南曰

高望渠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高望渠東西長三十五
里縣冊自磨子橋分中南渠水南岸有福斗康斗甯斗壽斗念斗百
斗萬斗北岸有乾斗震斗沛斗養斗千斗億斗灌田八百四十畝又東
入臨潼界長安圖說高望渠斗門十二樊志高望渠自磨子橋經魏
村李趙村之間東過阿石橋
陳楊村至臨潼境入渭表五十有五里應受水地八頃六十畝西南曰

禍南渠在縣西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禍南渠東西長四十里縣
冊自磨子橋分中南渠水西南流又折而東南岸有邊界斗禍南斗
許斗北岸曰永斗于元斗灌田三百五十畝舊亦入臨潼界今在縣
境船張村注渭長安圖說禍南渠斗門五縣冊中南渠至張市里又
分二渠其北分者曰析波渠今廢○樊志禍南渠自磨子橋西南流
折而東經沙鎮原趙村又東南過渭
橋至臨潼北田王入渭表四十五里自渭岸崩灘奉政原高縣冊禍
水不能進途在船張村入渭表三十里受水地三頃五十畝

南渠其南分者曰
昌連渠在縣北二十里縣冊自張市里分中南渠水東流經縣城北
門外明高陵令王珪嘗引水入城資民食用今北門外猶有渠迹其
渠南岸有河渠斗北岸有崔家斗距陵斗灌田二百一十畝昔時亦
入臨潼界今下流微細至縣東五里墨張村止長安圖說昌連渠斗

門三樊志昌連渠舊投入臨潼境郭橋入清河○以上每月除潤
渠水自初二日寅時二刻接受起至初七日寅時一刻止
附古渠壘古渠圖樊惠渠在縣南蔡邕樊惠渠歌序陽陵縣東其

地衍隄土氣辛齏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光緒五年京兆尹樊君

勤恤民隱乃立新渠向之鹵田化為甘壤縣州今廢無考五渠

涇流至國朝乾隆初始開涇水泉是為之利也蓋有年

涇渠原始涇野志甚詳而不及有明一代遺道皆為修築考起明

洪武迄於當代具見前人盡心以事而朝之為民計者至

周寧也附錄於此水利始於鄭國歷漢唐宋元代有修涇野子

曾志之矣明洪武八年修涇渠宗緒修涇渠天順中王御史

百餘里三十一年復修之成祖宣宗緒修涇渠天順中王御史

渠又聖廟都御史項忠於王御史之上里餘穿大小龍山為渠

日廣惠渠正德十一年巡撫蕭淵又作通濟渠在元王御史

渠之下宋豐利渠之上歷御史哈冠劉天和三公繼治始成功

細詳後六十九年為萬曆庚子涇陽知縣王之鑄及高陵知縣

李承順三原知縣王應徵協謀請於臺史徵西同知顧漢穿治龍

土渠五里許又五年都御史顧公復徵西同知顧漢穿治龍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渠堤易壞於是隱以鐵柱五里石渠其上為堤骨而益整以石

三百五兩此銀應在涇原縣高四縣受水地內均攤四縣受水地

共七百五十五兩五錢五分每兩銀一錢三分八釐等項受水

地四十頃五十五畝該出銀五兩六錢二分零合

原醋二縣收齊開送涇陽縣分上下半年支給

附用水則例 樊志高陵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其斗內村戶苗稼官

苗稼申報水直每歲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一日放水此往例也

今因水微五渠不能並行自雍正七年每月按受洪堰水程初七

八九共三日分渠分月受水周而復始如一月中白渠受水次月

中南昌連二渠受水又次月高望渠南二渠受水所應如額其用

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斗高望渠南二渠受水所應如額其用

次選用各利戶皆指香分定時刻其應派次序亦如之

附受水利夫 樊志高陵九分守關內道水利總冊四縣利夫共

四十六名牛體泉縣三十三名高陵縣四十七名零牛名高陵中南渠

利夫一十九名中北渠利夫共二十二名厥後渠道日壞水利異

昔雍正四年專官董理新定渠制

五渠新培受水利夫共五十七名

附王太岳涇渠總論 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

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台治谷清谷濁谷及薄台石

川諸水經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

徐廣謂出馬湖懷德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指涇水經高陵臨潼

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棧陽是此兩渠取徑本不同矣鄭渠在

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不可復今涇水於小鄭渠會下流

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開鑿中山引涇水於小鄭渠會下流

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

以下而其引涇水出中山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之廢亦已

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

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

解其最豐者大要四五解止矣安有所謂六解四斗至於八解十
解者又鄭渠注浴三百里而云漢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里比鄭
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漢田四萬頃比渠之長當三之二也
甚也知古今頃畝異制宋鄭渠開制步百畝商鞅以爲地利不
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然秦漢開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利矣
而食貨志注鄭渠曰古百步爲畝漢書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
畝則得今五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宏羊曰
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率三十
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於情事爲真而鄭趙之說流傳有本
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之秦猶周百步之舊則當時
所謂四萬頃者止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
不足爲據其傳同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
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文獻通考
曰至大曆中水田得六千二百餘頃而唐書云永徽中兩渠灌
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餘頃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訛然其
下書云歲少四五萬頃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
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灌浸後於盡廢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
馬氏作考或未之詳耶宋潘化開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
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開梁林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
千頃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其後景
祐開王怡又言今纔及三千頃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餘
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溉田八千二百二十二頃八十餘畝
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其後彭華據作記亦曰

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入千餘頃而衰化中親見舊碑刻實止書八百頃田豈能自虛縮
耶年代既久傳聞異詞記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相統一其爲
乘疑固無足怪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出逆知灌漑之廣此
必有人希意獻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
之上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
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詞與當時有司告報之數
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爲書請足信乎昔者莊熊
經講穿龍首渠以爲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候
自古喜事考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明之事始亦類此此孟子
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爲其利民也故書以勸是又未
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泰覺而至於欲殺鄭渠則果足以罷
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渠當時鑿
而渠朔方亦作溉渠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
以鉅萬數曰渠之功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罷者數矣中開
管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兒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廣
而咸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於水洋鑿石尺至直金
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工未成明之
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開泥沙
塞渠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繫橋
起堰下至梢芟芭棧麻錢苦索一切出之於民益騷然煩費矣
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棧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民益騷然煩費矣
濠壇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
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

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功被石伐木掘
泥糞土入水置堰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
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尤甚近
年水脈驟漲沾潤益寡爭訟關很發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
以免勿得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
高巖陰翳慘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
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繩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
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
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
廷本意亦豈如此而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渠也渠之水則山下
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兵決走不更勞堰
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堤岸不遺費官金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
者固已沖融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
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
和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日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與而
人不知功成而上不至矣哉豈非禹世之承賴百王之極則者
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嘗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兩泉星列則尤
非且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
於耳而盤固胸臆難於他便利至於倍蓰什百而莫與焉是故
交臂而失之也嚮使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
取向何穿山築堰至固其民而不已故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
而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變通雖其陳迹弊政而常能轉禍
以爲福因敗而善爲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信夫雖然今
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飛堰壩而已隄之作亦自項襄毅時不

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若數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
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
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綱繼治之以乾隆四
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而七
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捍涇昔人比之布輒於
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
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前上比至其巔纔有三尺如是則
崖之開隘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蓄挾激應以固一逞不
幸而授以尺寸之閒而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是也固治隄之法
荷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庸卑卑而涇水入焉難足以於渠
待其過而後別爬梳一日夜之力且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
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
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庸卑卑也此有司
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固之故老順治開金溝鼎
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口蓋猶欲引
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爲渠口蓋猶欲引
是始慮涇之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爲渠口蓋猶欲引
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中之泉亦足以爲渠口蓋猶欲引
之壩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
敗泉然則洞口者益下矣渠泉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
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
不兩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爲渠口蓋猶欲引
塞洞口視其損微而時時之使涇淫不得洞泉不得洞

滴山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
源計無有急於此矣他若大小退水槽兩間水磨橋大王橋廟前
溝渠石水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雖當設水吏守視而此
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爲無事略不視省或
損已見忽不爲意不以閘官坐使渠水滲漏日減月削猝遇漲水
費貳罰持久之弊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暇按行不以細小
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其善善今所言者皆歲修
復耳然非愷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召杜其終不
司者復見與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既陽子曰思其位是豈不在有
哉

附高陵知縣熊士伯涇水議 鄭白渠始自秦漢引涇水以石困爲
名不同制實因之大觀中詔開石渠直逼仲山之麓名豐利溉田
三萬五千餘頃元至大中御史王弼更開石渠五十一丈名新渠
或云溉田三萬頃明成化間巡撫項忠又鑿石渠一里三分凡二
百四十丈收諸泉水渠名廣惠溉田八千餘頃莫俱引涇也
正德間巡撫蕭翀又鑿石渠四十二丈渠名通濟溉田一千三五
頃記云既鑿此渠則養石之堤不用而歐引溉無虞非引涇而
何自萬歷開涇陽令袁化中之議出謂北山之石堅勁難鑿亦
不其闢夫益涇之難鑿因已難計石渠近四百丈自通濟至龍洞
止一十三丈視前此特十分之一用王御史計工法一尺爲一
工工五分開一丈高深二丈四尺共銀一千五百六十金用蕭公

通濟渠計工法開一丈長一丈深三寸三分爲一丁大約石較易
鑿只銀四百五十五金袁公初未詳考途疑物力之難夫士渠積
上如石渠渠炭炭醋滓不滅球鐵加以築堰動費千金昔人之難
若何而惜此乎謂涇水滾滾而來沙石並沈廣惠中滿難通譬人
嚼明之患似也然世有因廢食者乎况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昔
人方以爲利抑又何耶又謂龍洞南時無岸如人咽喉中斷似也
試看龍洞之外原非深窪四百丈之渠不知幾許補砌以通水者
豈真如後斷不可復續耶至謂龍洞以下大泉如斗者數十四縣
賴之水本不小查天啟四年四縣水利僅得七百五十頃高陵一
十五里全既者僅存其二直舉千百年莫大之利等閒棄之非哀
公作之備乎今醜涇地居上流泉水尚足灌漑若三原高陵一不
修濬求如天啟時不可得已三原志云涇水低假泉以代應涇陽
八十里始入界水勢大細凡名水田者十不溉一於是涇渭之涸
爲需日重爲累日深壅遏倏爭獄訟歲起賦役煩苦實繁貽輸道
害不可勝言畧與高陵同而高陵特甚其與田益以廢舍牛車
卸於人而莫慮因之逃竄四方者通縣皆然也嘉靖開馬忠憲記
卽有缺兒疇不鑿恐前工終廢之說然當時涇水猶入渠也嗣後
專用泉水矣萬曆末三原民王思印上本請開缺兒疇以接涇水
眞爲特識崇正初諫議劉日俊請開缺兒疇以開五縣之利誠爲
義舉今觀龍洞之北所鑿者水少則傍山而分水大則取水河心
法無善於此者惜流氣須迫功未竣也張令縉彥條議多可取者
如出水激渠分列柳岸隄防山水諸俱不易其水石堰果能堅固下
行徐見猶未掩蓋缺兒疇下勢難立堰且嘴本石堰果能堅固下
必堰也至相其山勢漸次鑿開條議本是而語游移龍洞距通濟

一十三丈費止五百金倍之亦千金上耳以四縣共水之源費
金未爲多其游移者殆明未時勢與今殊耶至慮及利害者亦
成持重之意竊謂缺兒疇一關則三原高陵得涇水之濟寧平臨潼
亦資沾溉之餘利莫大焉而且一直流渠下必築堰之勞水任取
攜承無爭訟之起直可追躡鄭白矣所云者特慮其於塞耳嘴以
下水激沙浮嘴以上水平沙少於嘴口設閘水湧則開靜則閉古
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淤渠七月開涇口引涇水灌地非誑語
也其湧漲歲止一次水潦大盛河身狹處漫入渠特數年一見
未聞有漂沒慮舍者何必鯢鯢過引耶制濬之利王屋一斗以上
土工百工四縣舊有分數可無再議也 又詳龍洞已開文高陵
縣爲渠開有據工費有程想勸協修承助樂利事竊照故早莫如
開渠秦鄭漢白宋元明皆因之要必引入涇水源遠流長故溉田
爲廣也自涇水日下不能入渠惟資山泉其利止及醜涇次之三
原尚有些微高陵遠無滴水嘉靖時馬忠憲有缺兒疇不開恐前
功終壞之語後此原民王思印諫議劉日俊原令張縉彥皆確有
定見者惟袁化中云嘴不必開開亦無益特爲涇陽言涇陽耳吹
者有指而末嘗深求嘴費者明知而率多退沮加以自私自便
謂爲有害之說以遂其不費疏鑿安官成利之心舉數千年莫大
之利等閒棄之良可惜也職初任卽圖振興念高陵以高亢之地
納水地之糧疾苦尤甚不遠百餘里屢至堰口見缺兒疇北已開
七十五丈取水河心廣惠至龍洞未開者幾十有三丈耳相其山
石非如缺兒疇之堅與其議定後行徒爲作舍道旁之虛語不若先
行後議乃有真知灼見之實功遂於二月廿日捐募土工循舊跡
北掘五丈餘開一丈或八尺六尺七尺不等深丈餘或一丈八九尺

不等皆前開已鑿者於四月十七日捐募石工從龍洞空處屈曲
近五次兩鑿天餘知上有天窗長二丈餘高六丈土石委積鑿掘
兼施開六月初二兩北已通上開小渠一道引山水入河約費百
餘金謂石堅難鑿虛糜脂膏者謬也龍洞大泉三道不啻前此之
多既田當亦倍昔宜十數年前涇陽章令謂開洞爲有益矣但水
舊北流下有大罅卽引之兩行水漲恐爲渠病必堅塞乃可且渠
缺兒疇北不過丈餘卽以鑿開嘴石涇水長流另立閘口時啟閉
前後尚須深開結岸塞隙約費千金憲臺福星下貢加意與除耳
四縣共水之源勸飭會勘均派工費無不遵者自此功同鄭白永
垂不朽矣尚有事宜條列如左 一舊渠宜濬也水磨橋一帶橋
欄倒壞沙壅平渠號呼疏濬已四年矣今大水瀾漫愈加壅塞泉
水入河四縣原有分工趁此八月九月天未寒時必須拔載放水乃
可免底淘修 一水手宜備也舊例四月開涇口防濁水淤渠七
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水手三十名給渠岸無糧官地又四縣
受水利夫公攤三兩五錢各共六兩時何礙開邊者罪之 一壩
水崩卸於渠岸爲鹿巷往來所經自時便壩土道不可行一壩
嚴禁土務運河耕宜平地庶可久也 一渠斗宜清也涇陽成村
斗分水入縣每月初一初五初十凡四斗不在灑田之數今
鐵眼加大書夜長流又三限口本三渠今加曹公斗是灑田之數
矣是宜壅供者也 一限截宜均也三原今加曹公斗是灑田之數
尺七寸水直受而截低共渠水曲受而截高一寸五分更正 一水

宜更也舊制月三高月終醴泉由近忽遠全歷乾渠限口距渠七十里一日乃至高陵再三十里分水不均滴水不至請至今月初近月終送名實未虧均平無議矣已上諸條漢有都水使者唐令京兆少府督漕米百三白渠提舉使元有三白渠使明設水利倉事管水同知故事可稟命即行今世委之縣佐恐有偏私凡暗公出是必籌畫百全乃可經久不敗

頃盛矣縣受水地未知幾何也傳無明文無從臆斷唐永徽時兩渠溉田尚六千二百餘頃縣受水地亦未知幾何也然縣令劉仁師循故事考式文則受水固自有則而失其利者已六十年至道城堰成而利始復矣五渠所由助也終唐之世未知何如宋至道元年皇甫選等奏三白渠溉高陵等六縣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迄於景德治洪口畎涇河灌高陵等三縣田民以饒足長安志云中南渠東西長三十五里高望渠東西長三十五里福南渠東西長四十里中白渠東西長三十里此宋代高陵之水利也四渠下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流俱入櫟陽縣而中南渠又分一小支曰析波渠斗門有長利夫有額則水利自在也元時展修洪口名王御史渠縣渠通於未知何如至天歷二年重修一切取於利戶而有不能辦集之說則縣之遙遠者疲累不堪可知也明代雖有修濬而嘉靖時縣東南北民久不得用水將夫役告消矣是縣之水利有明一代僅存虛名我

朝雍正五年

特詔修治舊渠移西安通判駐涇陽百谷鎮專

司其事縣始與涇陽醴泉三原得均其利矣後裁通判專其責於知縣歲久制弛上游又壅而專之生斯土者遂不知有渠水豈泉源混混不如昔哉受水者雖自下而上洩水者必由近以及遠遠者鞭長而莫及近者因緣為姦利亦勢則然也聞之父老云道光中署縣事陶侯寶廉力與涇陽人爭昌連渠水曾來一次後途無

聞焉而所謂五渠者今且平於地矣同治三年知縣徐侯德良役民夫於龍口地方另開新渠復引涇水奈渠高於河者數仞其法於岸上先掘數大池製器曰水龍翼乎水而上水注之池引之渠無如土鬆易滲涇泥又不止數斗池未及滿已漏其半復為泥淤盛水無多迄於無成而縣民實感其意同治九年知縣洪侯敬夫雅意復古復考式文道縣民百餘人按期迎水奈甫入縣境水忽倒流即馳騎趨視而永樂店數十里之間盡為漫淹蓋又被水手盜決也又迄無成渠制之復誠不易哉縣自失水利以來人勤耕作淡然若忘緣縣皆旱地受水地視涇陽纔十五分之一兵後繼以大役流亡未復水程之家轉懼濬渠之受累願弛其利豈真如禮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乎惟是良法美意有心人終不忍其就湮人存政舉敏如蒲盧所恃官斯土者斟酌變通因時制宜與斯民普不言之利如王太岳所言役與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則縣之幸也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古蹟左馮翊城見前賈志漢左馮翊即此

陽陵故城見前

鹿臺城見前賈志元末李思齊又築城戍此府志古戍之在高陵者有鹿臺戍

渭橋鎮宋敏求長安志在萬年縣東四十里即唐李晟屯兵處金史

地理志高陵有渭城鎮按即渭橋鎮宋置忠翊郎監酒稅官一人今為渭

橋渡

昆沙鎮宋敏求長安志在縣西南十八里金史地理志高陵有昆沙

鎮宋置承信郎監酒稅官一人今為昆沙里

雲槐精舍在距河門外后土宮明呂涇野先生與門人講學處先生課士

詩曰春風風煙萬木陰... 雲槐夏黃詩曰夜雨雲槐... 野日欲西樓繞樹倉庚... 雲槐思憶弟仲止詩曰... 中原今春何似行久... 顏高爾貌今春張... 分山川透迤邐住人... 維余何為今與隨兩... 起蒼至列分魂飛... 魚兮重目山有歌分... 甘貧兮原憲願節分... 鮑直夜月兮娟娟... 高名動九州文章追... 霄千仞遠快觀風... 聲氣象久瞻程伯子... 桃李開門樹總成... 槐根僅存 國朝乾隆十五年知縣雷燧偕邑人周資陳張士恭墨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探王學元趙曰睿樹故址石趙有題... 蓋垂青覆初若影... 講堂開勝西再關... 浪翠古雲槐屈曲... 千年枝幹知誰... 淨土樹名山記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履

建置志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是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衙署建焉傳... 舍視之失其意矣推之置郵傳命分汎實防倉儲備荒書院育... 德以及演武振榮莫不有所凡以為民而已形民之力不可有... 醉飽之心而修廢舉墜固守土者責也述建置志第二

城池始建詳呂志府志土築周道共長八百三十丈計四里六分有... 奇城身均高三丈頂厚七尺底厚一丈七尺池深二丈五尺 國朝... 乾隆十八年知縣蕭大中詳修門四東距河西接蜀南迎翠北通遠... 俱仍舊同治元年回變城樓更房俱燼五年署知縣陸堃籌款補修

重建城樓增置更房三十三座四圍雉堞以甄工未竣去六年署... 知縣曹琛續修七年知縣洪敬天莅任始訖工自為記畧云城關自... 回逆嗣後失陷者三屢而榛墟人民稀少前守土者陸君壽莊會邑... 紳耆民籌資修葺城始可守故賊屢至而城無恙惜城形卑薄加以... 風雨摧殘日就傾圮敬於同治戊辰六月來蒞斯土登城環視見有... 頹者有陷者有險者不可展步者萬一有虞將焉固守爰約同僚... 邑紳耆集款重修未期年而城事庚午之春馬賊連至四鄰難民... 七八千人入城固守賊發有備因即遠避惟是城雖修而仍未厚... 再增寬而後可以展步武所恨者十年蹂躪地苦人稀非休養生息... 數十年未易猝辦然則堅城山屹睥睨雲環謀長久之計而指... 之安是所望於後之賢街七有市集者五舊係日輪一街五日一集... 令尹與邑紳諸君子者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縣署在縣中街南面始建詳呂志明嘉靖乙卯地震傾圮知縣李翰... 重葺萬曆四十六年知縣趙天賜以儀門距堂太遠改建之自為記... 雍州有高陵縣為左輔名邑歷代建置遷徙不常至後魏復徙於此... 至今不變蓋風氣攸聚所稱盛地者也縣治設於城之東南隅方向... 脈絡不知經幾幾度始得此靈氣疏秀之基獨其儀門去縣門最近... 去堂最遠與堪輿家三停之說殆不類焉且儀門不設兩角門質成... 者悉由中入無論名義不肅即風氣亦室礙況門內牌坊原為敬... 聖諭乃兩旁豈以增垣開以門牌通呼為三字門者制不解於何... 代而路西為監監門直對公堂較路東土地祠又高一節於衙家龍... 虎崇卑之說又甚謬堂之東為預備倉其出納人俱由儀門往來不... 推封鎖不便於民即上官按部核儲亦聚尊從縣門以入而微罪之... 人開倉於此以積貯之地為固圍之所又混名實而難啟閉余自... 歲丁巳三月下馬適觀制作甚訝其規模不正而制度不尊會圍邑... 縉紳辱而庭教余亟請正之命報可於是量儀門內外各設武庫日... 移監於中東西開兩角門出為我民出入三字門撤其垣置其坊... 表題玉音於上監門改而東向土地祠廢廢墜起高牆為內監藩... 南新創倉三楹稍東另創一楹以為女倉周而築以高牆為內監藩... 籬是役也肇於丁巳夏五成於戊午秋中積雨歲而始竣何遲緩若... 斯耶良田早魃為崇黃粥療饑至今年麥有秋瘡癘漸起始藉民力... 以從事焉一切構櫺案稅皆余自度不擾我里甲功成當記石於... 是道子作而高陵縣字自周秦以至於今其間盛衰難指數總之制... 度得失實關閭邑之命今之門監倉儲非昔也相沿日久其於規... 而通之此其時矣度地移建一本諸字內大同之則而不以意起則... 地猶是地也門猶是門也監倉猶是監倉也而偏倚男女分出入... 辨蓄積專吉凶趨避調停適中豈不與然煥然崇隆堅鞏抗隄免而... 觀瞻肅哉用民之力而不費其財不奪其時民是以悅而忘勞而... 用告成乎後之同志倘有疎於貞珉而時加補葺則此邑此堂將與

天地俱無窮已萬歷 國朝順治初知縣胡昌期撤退思堂於後堂

歲次戊午八月之望 前為樹署內樓五楹康熙三十四年知縣王基海重修庫在堂東西

獄在儀門外獄神土地二祠俱在儀門外東偏各三楹其合祠未詳

所始順治十年知縣陳道蘊康熙六十年知縣熊士伯均葺之同治

元年回變門階戶屬剝掠蕩然二年知縣鄭繼同補修堂廳吏舍庫

獄一仍其舊

典史署在縣署西

譙樓在東門內轉南城下始建未詳樊志康熙初知縣張都重修回

變燬同治六年署知縣陸座議修因代未竟十年知縣洪敬夫繼修

臺因舊基高與城齊樓三重高如之祀奎星其上

鄉里樊志明置泰順慶安二鄉編戶十五里 國朝因之在城日郭

下距河門東日孝義接蜀門西日毘沙迎翠門南日渭陽通遠門北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日石西北日東吳東吳西日西吳西吳南日慶豐渭河東日張橋

渭河南北日渭橋涇河南北日奉政雜處縣之四方者日安信永豐

永甯治化坊村鎮店較增於前名多殊昔見列里甲者日距河門而

出者五十三 連城堡香城堡賀家堡前高家後高家南李堡西張堡

店小趙村朱家莊江流二村東銀王廟王堡張堡梁家堡楊堡東

村西村鄉里杜家木杜橋上杜張家堡東梁家堡董家堡孝義坊

三杜村常家堡鈔王家水流村毛頭李老師杜東高家西高家義坊

鍾王東村西村倒回廟藥家惠家柿葉王 各民則官馬村仁義村

仁里村四川莊 自接蜀門而出者一百三十四 西道上上苑下苑小

三座村山西莊 小村王古城小古城古城宋古城安皂角樹南村北村棗園村大

晏村晏村田家邸家南史家北史家黃家原黃家原南村北村桑家

村程家村大定堡石家莊徐家莊姬家莊高村高村鄭東王村胡

家冠家喻家通遠坊王家村水布村西王家店子頭大堡小堡南孫

家北孫家桑園楊家雷家袁家小戶雜家裴家堡渠北張家灣子堡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知縣程維雍重修

邑人白過道編纂

祠廟志 寺觀附

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至治馨香感於神明

國家祀典昭垂達之天下皆正祀也而社稷山川古王先哲祈報

由弭尸祝慕思均於敬遠之義罔鑿焉若琳宮寶刹皆前代所

與徒耗財力今在境者半為敗址頽垣存而不論可矣述祠廟

志第三

文廟在儒學左南面始建見呂志明萬歷四十一年知縣趙天賜重

修三原韓文煥撰記碑剝蝕不完崇貞三年知縣劉恕新之邑人楊

維新撰記九年知縣陳道蘊重修 國朝順治十年知縣王元捷重

修大成殿七間十八年署知縣滕元鼎知縣劉顯修諸祠閣並建號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齊邑人李原茂捐貲董事魚飛漢撰記 記曰孔子之道無往而不在

而不可以學者也唯郡邑有廟祀春秋至明嘉靖時典禮大備而長

吏習為故事士大夫視其淫泆靡靡而莫或慮則有之矣過而必

欽入而必問以云恭也恭豈可聲言笑貌為哉聲言笑貌不恭之謂

不謂篤志力能得其微言大義之所存吾未之前聞然則無人而

登天然矣高陵之廟肇於宋之紹聖毀於金興於元罷於建文復於

永樂而增修式廟者一為景泰之丙子一為宏治之戊申以迄於今

幾二百年載煥然改觀而致聖之祠尊經文昌之閣博文約禮之齋悉

備如故士大夫蓋不欲以廟之故病民也故工未竣而費不給遂坐

中罷則且與焉惟不克終之謂是懼幸甲戌進士鍾江太守李公

原立弟儒士原茂乃興起而嘆謂斯文之微而風俗綱紀之所自

出也烏可半途而廢於是輸以穀對百石不足繼以田論百畝又不

足繼以屋捕捕百楹藏工庀材擗勞均力夙興夜寐不日成之而

以其餘為舍二十以居夫土之習業者嗚呼備矣李君心學而力勤

順治十八年知縣張都重修自撰記
八年 康熙十九年知縣張都重修自撰記
者 允行聖公之請重修聖廟一時大小臣工仰體 皇上簡
耳 司牧至意俾人敦詩書之風戶尚絃歌之化登斯世於春臺斯已
耳 歲已未余縮符陽慶會為道贊儀之廟前池澤兵關中值厥孔
道 供應維頓即余單騎就道督餉於冰天雪月之際賴我 皇上
赫 然一怒河嶽懷柔小醜畏首而南半壁成墟我疆索抑且天履豐
降 小民漸有起色余睹陵邑大成殿及儀廡星門頽圯傾圮倒損
然 不安遂首捐俸修葺第木石既敷之需其費頗多再募諸邑紳
士 量力出資迄今三載工竣落成已乃學舍頗壞尤甚乃自明倫堂
諸 處一一葺理而丹堊之雖不敢曰視昔有加而煥然改觀堪為宮
牆 羽翼一助也開嘗取邑乘讀之陵邑雖彈丸黑子耳其人其地其
靈 蒸霞蔚與溼焦頻驪相頡頏如文簡先生以大魁為理學名臣嗣
是 歌幸鹿者或六七人或四三人題淡墨者或三人或二人以為常
春 秋兩坊歲不之人未必非前人培植風會之力也余素諳形家言
爰 念邑治懸鐘之樓半折不蔽風雨鳩工重新之迎翠門外三陽寺
一 時動設闢一身祈福而也願詩罪以日夕如築飲冰思速官皆
凡 地方利弊皆予責也敢以我 聖天子付畀 五十八
至 意云爾其紳耆捐銀姓名俱錄諸珉以垂金石期不泯焉

庫廚久廢

崇聖祠原曰啟聖專祀叔梁公始建見呂志癸志 國朝順治十八

年知縣沈承令重建雍正元年奉 旨追封 先師五代於祠

合祀易曰崇聖回變燬

社稷壇在接獨門外百餘步始建見呂志今廢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迎翠門外東偏始建修葺見呂志今廢

邑厲壇在通遠門外正北一里建廢同諸壇

城隍廟在中街北偏西巷內南面始建見呂志癸志明嘉靖二十八

年知縣徐效賢建寢廊及諸曹司三原馬理有記三十四年地震門

廊俱傾知縣李翰繕葺四十一年知縣許符建門前木坊並修寢室

獻亭四十四年知縣傅起巖重修四十五年知縣韓思愛建神道口

木坊萬曆四年知縣劉憲重修邑人劉岸撰記 記曰郡邑之有城隍

所以禦災捍患保障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三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三

一方厥功甚大然其祠不見於經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李陽
冰 緡雲城隍祠記是祠肇於唐而盛於宋元者也洪維我太祖高皇
帝 混一寰宇稽古祀神之典乃於洪武庚戌詔天下郡縣更修城隍
廟 祀始著為令郡縣皆治之制縣廟則與縣治同焉且斷自宸衷
主 其公侯伯爵止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大洗前說隆復中制一代
之 典卓乎不可尚已吾邑高陵有廟舊矣創始之際規模卑陋歷正
統 宏治迄於嘉靖守土歷加修擴乙卯關中地震廟廡傾盡惟存正
殿 邑侯李君翰頌加繕治後十年邑侯傅君起巖首出俸資命鄉民
有 操行君孫緒劉詒等勸民助工新其殿宇歲久漸壞萬曆乙亥秋
邑 侯劉君憲在任甫逾年政通民和且重祀事以孫緒劉詒等之請
集 事鳩工撤舊補新煥然整潔規模觀昔蓋宏矣費出羣願不科
於 民工以值備不擾於眾始工於三年六月落成於四年三月會請
與 作之事宜刻諸石余惟古道漓散至教靡定祠禱之專千科百種
禍 福榮壞死生感眾殘形破產以奉佛老浪費以邀必不可得之福
者 何限也而載在祀典者每忽焉然則茲廟之修謂非遵彝典崇正
祀 者耶若夫禮事之速樂施之誠又皆我侯劉公之德有以感之守
令 之職莫大於治民事神 四十八年知縣董三邊擴清神道崇貞六
侯 其兩得之矣於是乎記

順治七年知縣李登第建東西垣康熙十四年知縣史彬建花園於

廟東五十八年知縣熊士伯重修東西垣中唐俱整以石回變俱燬

儀右側鼓樓暨道院存同治十三年知縣 敬夫建正殿五楹獻殿

五楹寢室五楹東西兩廊各三楹東西諸曹司宇各九間大門三楹

花園神亭一座

漢景帝廟在縣西南三十里鹿苑原上規制詳呂志 國朝自康熙

來皆有 論祭文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祭陝西諸帝王文曰自古歷代帝王繼

天立極功德並隆紹治統道統昭垂奕世朕受

天眷命紹續丕基庶政方新前徽是景明禋大典亟宜肇修敬遣專官代

將牲帛爰昭殷薦之忱聿備欽崇之禮伏維格歆尙其鑒享 康熙

四十二年西巡祭告諸帝王陵文曰朕勤求上理撫育民生巡行雖

歷東南咨訪未經西土茲因觀風閱武察吏安民不憚冰霜蒞止秦

省稽前代之陵寢皆密邇於長安惟帝德在生民功存當代芳型昭

省稽前代之陵寢皆密邇於長安惟帝德在生民功存當代芳型昭

省稽前代之陵寢皆密邇於長安惟帝德在生民功存當代芳型昭

省稽前代之陵寢皆密邇於長安惟帝德在生民功存當代芳型昭

著令譽長垂披覽簡編恆深頌想遺專官而致祭列俎豆以將誠靈其鑒知來款來格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祭陝西諸帝王陵文曰自古帝王繼

天出治建極絳猷莫不澤被生民仁周海宇惟我

皇考峻德鴻勳媲美前古顯謨丕烈垂裕後昆朕以渺躬續膺大寶當茲

嗣位之始宜修享祀之儀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時和歲稔物阜

民安清風徧洽乎寰區厚德常敷於率土尙其款格鑒此精誠 雍

正二年祭陝西諸帝王陵文曰自古帝王體

天立極表正萬邦愷澤徧於寰區仁風及於奕禩朕丕承大統遙契曩徽

茲於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宏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主配享

圖巨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永贊修和之治益昭安阜之休鑒此

精誠尙其款格 陝甘資政錄乾隆乙未年修

名宦鄉賢祠始建見呂志明萬歷三十七年知縣宋名儒移建名宦

祠於 聖廟東南鄉賢祠於 聖廟西偏各三楹樊志名宦祀漢韓

延壽以下十六人今增 國朝葉映樞朱偉鄉賢祀漢周仁以下七

人今增明呂相劉選劉自化劉復初李喬崙 國朝郭萬象李原茂

吳多瑜裴汝清魚有成

后土宮在距河門外北偏始建見呂志樊志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知縣胡昌期重修邑人趙日睿撰記 記曰陵東距城數武建立后土

敬春祈秋報者絡繹不絕蓋取坤元配天長養萬物之義地道也亦

母道也按之祀典爲正非同梵宇浮屠一切無稽淫祀徒以蠱惑人

心傷風敗俗也前賢淫野豁田諸先生代有撰記勒銘貞珉煌煌俎

豆誠鉅典也惜世遠年湮兵荒頻仍風雨漂搖鳥鼠竄伏以致頽垣

斷塹祇間破壁嘶風數宇傾圮徒聽寒風泣露瞻禮之際悻悻心惻

祭工程浩大修葺頗艱幸邑侯胡公來蒞茲土每於巡行勸課之餘

曹慈茲室日擊廉榭荒涼金碧剝落慨然捐俸爲倡且召生員高子

成歲事高生唯唯但大慶非一人能支統帥非寸絲可組爰告約同

社生員高通備暨呂向榮墨俊劉世重孫榮等踴躍急公爰食悉忘

日奔走於烈日寒霜之下隻椽片瓦必爲躬親尺布寸絲悉登簿籍

督工則訓導李公懋中者司其職經理則防守石君柱礎者任其責

吾邑紳矜以及善人義士亦無不踴躍巨儀之志數舞破淫樂勸厥

典不期年而工程告竣棟宇重新輝煌燦爛之頃垣墉斷整者復見

離精峻宇矣前之殿祠傾圮者復見焉華葺飛甍道高子欲勒石

紀事不果今值 新天子即位之初五風十雨物阜民安官吏慶

於庭士女慶於室春祈秋報之期四方輻輳熙熙而後獲者蓋隨相

接也此固神之靈爽亦何非胡公之進念所激發又何任非高生

之廉介勤慎所相與有成者乎較之崇尙浮屠起建梵宇者不相懸

萬萬哉諸社父老因念前功不忍湮沒仍可記於余余樂共祀典之

正嘉其向善之誠因備述願末以彰義舉且鵠企後之賢令 回變燬

闕風興成繼起而步武之庶俎豆常新而宗社其永奠也夫 回變燬

嗣因騎賊累擾廟垣逼城數武知縣陸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

關廟舊名義勇武安王廟在接蜀門外始建見呂志樊志 國朝雍

正三年奉 旨追封王三代爲公祀於後殿咸豐五年社人重修

正殿扁曰千載生氣門坊刻曰萬古威靈宇徑四尺許皆名筆也回

變燬同治七年署知縣陸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堃

樓獻殿五楹大門三楹光緒六年知縣程侯維雍增建樂樓一座殿

宇門廊溜飾一新遇道爲記 記曰自有天地生人即有君臣父子夫

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於孔子傳億千載而莫之有易所謂經也

有虛無寂滅之教出而消泯教亂之大抵以攝摩騰爲鼻祖攝摩騰

者西域之神耳名未嘗見經傳足未嘗至中華東漢永平中遣使天

壽始得其書反沙門以來因歐馬名寺延及晉宋齊梁隋唐迄於前

明君侯士庶趨奉皈依而寺遂盈天下高陵次赤己無慮數十所而

遺愛祠在縣治西南面樊志雍正開闢邑士民爲知縣李登第史彬

胡昌期王恭溥吳紹龍建今廢

寺觀興國寺在西街

慧濟寺在接獨門西北何村

竹林寺見前馬志在許村鄰於寇萊公竹林故名馬谿田志內有朱

常安民碑刻今無存

隆昌寺在毘沙里

昭慧院在迎翠門東南陳楊村

莊嚴寺在縣西許村

洪教院在縣西南七畱村

清眞寺在渭河南渭橋里

崇興寺在縣西新莊

大悲寺在縣西南高村

崇皇寺在縣西南申村

白馬寺在通遠門東北仁壽屯

習靜寺在李趙村

清眞觀在迎翠門東南吳村白雲洞在觀內

昭慧宮在東察院左

普濟寺在通遠門西北寺南有洪福寺

又元觀在城隍廟西賈志作祐元 已上建修詳涇野志回亂俱廢

附古寺觀慶安尼寺宋敏求長安志在縣西南十里

正道院宋敏求長安志在縣北十三里

法隆院宋敏求長安志在縣南十五里今皆不可考

田賦志 戶口物產附

高陵縣續志卷之二

十一

任土作貢由來遠矣惟正之供輸將宜踴躍弗後顧糶米之稅

課有常而戶口之登耗無定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有莫或爲之

者我

朝惠鮮痼痲取民有制父老嬉遊田間不知有追呼事軍興以來

田園荒蕪不齊生齒贏縮不一卽物產豐歉亦今昔異形焉勞

來還定安集以休養而生息之野人亟望於君子者也述田賦

土產志第四

田賦民田地糧原額折正一等地二千八百一十五頃八十六畝入

分順治七八年並康熙入年及乾隆五年二十年節次題免衝崩無

存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四分及糧未豁免之河崩無主地一十一

頃八十六畝入分實熟地二千七百五十九頃三十七畝九分三釐

有奇 每畝科本色糧二合八勺一抄六撮入圭六粟五粒折色糧

五升五合四勺五抄九撮五圭五粒每石徵銀一兩二錢二分

一釐三毫三絲七忽六微 實徵本色起運糧一百一十八石九升四勺一抄五撮

七粟七粒 逢照康熙年開易知由單內載每畝科 實徵存留永豐倉

糧四百八十七石一斗七升一合四勺有奇實徵官學倉糧一百七

十二石一升八合二勺有奇實徵折色糧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三斗

八升四合八勺六抄有奇折徵銀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兩六錢三

分三釐有奇 易知由單內載每畝折徵銀六分八釐二毫八絲九忽

頃二十一畝九分三釐零徵本色糧七百八十三石九斗九升五合

五勺零徵折色銀一萬九千六百四錢三分五釐零徵起運本色糧

一百二十二石六斗八升三合二勺有奇存留本色糧六百七十九石七

斗三升六合三勺零 縣屬一民額徵永豐倉京斗米七百一十七

石五合零 按田賦之在勝國者地分夏秋賦判農桑徵於地者有本折徵於

民者有銀力二差外有馬草絹布站支匠價藥價課程鈔 國朝則擬成賦除去夏秋諸名目地有等賦有額課程有度支銷有